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蜜洋客



香港掌故

中山先生是基督徒，他信奉基督教，雖不是在香港居留那個時間開始，但他實行受水禮是在

香港，這話說來甚長，但相當有趣，下面是中山先生信奉基督教的經過。

中山先生小的時候名叫孫德明，字日新，別號帝象。這別號「帝象」二字，是他媽媽楊太夫人給他的。因為這位楊太夫人平時信奉神祇，有一位是「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一即簡稱「北帝」的尤為她所崇奉。當時她在廣東香山（現叫中山）縣東鄉翠亨村居住，村裏有兩間廟堂，一間是天后廟，一間是北帝廟，

都是她常常前去進香的。

普通婦女對男孩子都很寶貴，又常常恐怕男孩子的壽命不長，所以，在男孩子出生不久，就找一個為自己所信仰的神，給男孩子拜他為「契爺」。當時楊太夫人信仰北帝，所以要中山先生做北帝的一契仔。一「帝象」一名就是這樣得來的。

中山先生在十三歲的時候，是公元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五月），楊太夫人要去夏威夷大兒子孫德彰那裏居住，就同中山先生前往。第二年，孫德彰就叫中山先生進人檀香山正埠美國基督教會小學念書。這就是中山先生和基督教接觸的開始。四一、二一、廿一轉入美國高等學校，這校是美國網紀慎宗（後稱公理宗）教會所設，校裏的教員和宣教師，對於中山先生的學行，一致看重，都熱心教導他。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三)

整洋客

香港掌故



因為學校是教會辦的學校，學校裏又有官教師，學生在不知不覺間明白了教

義，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道理，十分信仰，到第一年春季夏之間，打算實行受水禮，正式入教。當時孫德彰曉得這個，恐怕弟弟向洋化一面倒，忘記了自己的文化，特叫中山先生回祖國去補習國學，中山先生對於這個，也十分歡喜。

那年的六月，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回鄉，因為學識增廣了，對於廟宇裏頭供奉的木偶，十分憎惡。同鄉有一個叫

陸中桂的（即陸皓東），是中山先生小的時候好朋友，闊別多年，一日聚首，甚為愉快，常常往外遊玩，經過北帝廟的時候，見善男信女向偶像叩拜，就叫人不要相信牠，說牠是泥土木頭造成的東西，不會保佑人。一天，天后廟裏的偶像面上，漆痕脫落，鄉人以爲是中山先生破壞牠，大爲鼓噪，可是沒有證據，不便向中山先生責難。

又一天，中山先生想證明信奉偶像像是迷信，和陸皓東跑入北帝廟，折去北帝偶像的手，又毀壞其他神像三個，作爲偶像不會害人的證據。可是，中山先生這一行動，引起鄉人的重大反感，認爲不對，齊向中山先生的父親孫達成先生大開交涉，情勢極爲嚴重。達成先生也大動肝火，手拿大棒去找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因這一風潮避到香港，陸皓東也跑往上海。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三) 黎洋客



香港掌故

長老區鳳輝先生那裏，補習國文。中西並進。後來又認識一個美國宣教師喜嘉理博士。這個宣教師，在中國傳教，已有多年歷史。已經走遍廣東各縣。喜嘉理得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已有相當認識，但還不曾受水禮。因此他勸中山先生早日受禮奉教。中山先生接受了喜嘉理的勸告，過了幾個月，就和陸皓東一齊在網紀慎會禮拜堂同受水禮，主持施水禮的，就是喜嘉理。受水禮舉行

中山先生到了香港之後，就致進拔萃書院讀書，另外利用時間，跑到倫敦會

那時，中山先生簽名孫日新，陸皓東簽名陸中桂。

中山先生取名「日新」的意義，可以從大學這本書上湯之敏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名句找出來。後來，區鳳輝先生給他改寫「逸仙」，有一個時期大家叫他「孫逸仙」，因為他後來在廣州博濟醫院學習醫科用這個名字，在香港雅麗氏醫院學習醫科也用這個名字。

一八八四年，中山先生轉入泉仁書院讀書，一到星期天，就走到附近道濟會堂去聽王煜初牧師講道。當時，孫德彰在檀香山接到父親的信，說中山先生在下毀壞神像，攪出風潮，因此，寫信叫中山先生再往檀香山，說要給他某種事務。中山先生因為哥哥寫了好幾封信給他，就在那年十月再渡檀香山。(未完) 四一、二一、廿二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四) 黎洋客



香港掌故

務須改過，因此，給哥哥留下茂官島，學習商務。

這樣，經過幾個月之久，中山先生覺得無從伸展自己的志氣，又決心跑到檀香山正埠，搭船回國，從事革命，到檀香山時，找到從前在美教會高等學校教導過他的教師佛蘭帝文，請求幫忙船費，佛蘭帝文曉得他胸懷壯志，特贈他三百元，這樣，中山先生才離開檀香山，回祖國去。

中山先生回國以後，因為求學行醫種種關係，認識好幾個教友，像區鳳墀，鄭士良，陳少白，楊襄甫，何啓，左斗山，干賀甫等；在日本橫濱認識張果，趙明樂，趙燭琴，菅源傳（日本人）等；在美國認識司徒南達，黃旭升，王文明，伍經照，伍千衍，黃佩身等；在星洲認識林文慶，黃康衡等。都是因為教誼關係對中山先生有過相當幫助的。中山先生的信仰基督教，是進步的大革新的，和保守舊制，思想腐化的大不同。中山先生在日本和美洲的時候常常借教堂地方演講革新思想，後來恐怕別果教堂才借別的地方。有時有中西教士和他討論宗教問題，中山先生就舉出新舊宗派歷史和經典來答辯，詳微博引，透闢非常，大家都震驚他對於宗教的認識豐富。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

（未完）四一、二、廿五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五) 警洋密



香港掌故

在華國圖記懷舊月刊發表，上面就是篇中譯。

近數月來，報章雜誌，於當代偉人孫逸仙先生之紀載，且見夥矣。然亦有事實不相符合者，未免與事實野合之類也。余因憶及最早與先生之交誼，畧述一二，不貽謬焉，蓋亦可藉是以窺先生之風範矣。

一八八三年秋多之間。余與先生初次見面，面容英貌，宛然一十七八歲之學生，時其方自檀香山歸。檀香山，其

兄營業之地也。先生從兄遊，謀業機埠者戶數年，奈暇在布道，因暇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質問。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未列名教會耳！」余詢其故，則曰：「待時耳，在己固無不可也。」嗣後數月，畢受禮奉教，余身親其事，其受禮之地，在香港葡府之華人教堂中，距現在之華以美會堂約一箭之地。地不著名，儼不緊重，而將來之中華民國臨時第一任大總統，於是受聖禮而敬主矣。

自是以後，先生移居該學堂之二樓，同室者尚有他華人，與一大華聖醫公會之傳書者，余則居於三樓。時相往還，余甚愛重之。先生之蒞港也，始則肄業於英國聖公會學堂，後乃轉入惠仁醫院。一八八四年，余與英人某，偕先生赴香山縣，即其釣游地也。未行之先，余等預備福管若干，擬於途中分售於人。（未完）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六) 醫洋客



香港掌故

銷路頗多，因暫
駐足。先生導余
等至一中國旅館
，膳宿之費，日
僅三四角，食息

與共。自澳門復行一二日，乃抵先生家，頗蒙其優待，觀其居室服御，知其為殷裕之家，實確在中人以上，殆由其兄營業發達之所致也。余於客居數日之中，嘗一晤其夫人，綢繆亦甚渾。當時其肝客之情況，及今思之，猶歷歷如在目前焉。

先生既東身信道，即熱心為基督作證，未幾，其友二人，為所感動，亦盡心奉教。夫居今日崇教自由之世，而言

皈依基督，固不足奇；當日情勢，與今迥異，明認基督者，殊不為觀，蓋明認基督者，人咸恥與為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然先生熱心毅力，竟能化導其友，使不得不出於信仰之途，其魄力之宏大，感人之深，可畧見其端倪矣。彼僑居海外之七百萬華人，皆表同情於其排滿之主張，非無內也。即彼同教信徒，雖受外界之牽掣，不能顯助其運動，然而已心心相印矣。嗚呼，中國能自專制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政體，非其感動力之偉大，庸有濟乎？

先生熱心宗教，百折不撓，方其奉教之初，其兄聞而嚴責之，謂苟不與基督教絕，必不復寄錢資助之。長兄之命，凜凜難違，顧其夷然處之，不以稍奪其志，力傳基督之道，開偶像之非，娓娓不倦，其兄察得之，莫知所指，乃促之赴檀香山，伴言有業務相託，實則欲其離中國也。(未完) 四一、二、二、廿七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七) 驚洋客

香港掌故



既抵檀島，其兄脅迫禁阻之，又不于一錢，使無以爲餽粥資，而竟不改其初志也。僑居之中華信徒，廉得其情，乃遽登還之歸國，學習傳道科，蓋彼時其傳道之志固甚堅也。向使當日香港及附近之地，設有完善之神學院，俾得入院授以相當之課程，更有人出資爲之補助，則孫中山先生殆必爲當代著名之宣教師矣。以其熱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數歸服基督，無如事不出此，蹉跎數月，而年齡加長矣，乃擬舍此而學醫，以爲傳道而外，惟行醫最能爲功於社會。余徇

其情，爲作介紹書於坎爾醫博士，且爲設項減輕其學費，當時醫學之費，全年只二十元耳。先生就學約二年餘，復返香港，時香港醫學院已設，乃入而肄業焉。其前所學者，皆用英文，至是始改用英文，凡閱四年。

當時先生始倡言中國之亟宜革新，而密籌實行革新之計劃，中國牧師及其同道者，聞其偉論，皆秘密與之結合，共謀進行。越至今日，蓋已二十年矣。先生既卒業醫科，爰於澳門開設藥局，規模頗宏敞，中國人之富於資者，皆樂於贊助之。數年後因經濟告匱，遂爾中止。時余方在美國也。

一八九九年余返香港，先生偕倫敦會長老過訪，見其神采煥發，溫和莊敬，依然曩時態度焉。倫敦會中長老者，當於德京柏林，執華文教職者三年，當日指先生顧余曰：「子果操何術而使之爲基督徒乎？」（未完）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八)

警洋客



香港掌故

老即區鳳輝

蓋先生當時已深爲名流領袖所器重，頗有左右一世之概，此長老之所由作此問也。(該長

後廿數月，謀於廣州起義旗，以事機敗露，革命志士，東西奔竄，先生幸脫虎口，羣督徒之株連被戮者若干人，於是先生漂泊一身，無國可歸，清政府偵網密佈，必思得之而甘心，驚風駭浪，日即貼危，蓋瀕於死亡者屢矣。卒於出亡英國時，爲清吏所始，誤入牢籠，械斷有日矣。一班狐假虎威之姦吏，將藉此以博取富貴之捷徑，會逢天幸

，得與英人康得黎博士通訊。康得黎者，先生嘗從之肄業。得耗後，竭力爲之營救。旋得英相沙士勃雷侯之援手，乃獲釋放。當時余屢作書致贈，皆得先生答覆。既出陷阱，遂不復公然至香港，即稅駕日本，亦必銷聲匿跡，不令人知。蓋兩地政府皆迫不得已而禁其入境也。倏忽光陰，又數年矣。天涯海角，曾信闊疏。至一九〇四年，始於舊金山重逢之。先生謂余曰：「中國痼疾已深矣，除推翻帝制外，別無挽救之方！」余解之曰：「君曩者主張之改革，中國現已採行矣。」先生雅不樂聞，第曰：「滿清惡政府，必不可使復存。」同年多季，余又遇之於紐約禮拜堂，形容枯槁，瞻昔英銳之氣已銷，然於基督教道，則復虔心如初。當時余職司募捐，將於香港建堂，承其介紹其君，即今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之盛喟也。囑余往訪，或能得其資助也。(未完) 四一、二、廿九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九) 暨洋客



任何舉事，必須寬籌經濟，先生提倡革命十餘年來，常求籌策，款項，而僑美之華人，類能順成其意，慨然以巨資相助。其第一次舉事所需之經費，皆夏威夷羣島與香港所供應。僑民之樂為接濟者，所在皆是，皆足以激勵內地人民。夫同是華人，而先生革命之志，獨能履九死而不變，是何故哉？蓋以宣教師之言論，大都食軍人道，屏斥舊惡，先生既既聞而心醉之，夏威夷之驅逐王后，又其所親身目覩者，夫夏威夷王后之罪狀，本不若清帝之重，而猶不免於殛戮，則中國人民對於清朝之苛制虐政，其可含忍終古而不奮起以求自救耶？此先生之所以鼓吹革命也，又以愛同族之心深，所以冒萬險而絕無退志。

今者民國成立，先生竟解大總統之任，而躬行揖讓之事，其高倫誠樸之胸襟，與天下以共見，洵不愧為忠直之基督徒也。但按私情而論，先生此舉，固非余所心喜，然先生固非遠避世也。更將拓其計劃，造民國前途之幸福，則先生一生於世，其於中華民國史上，必放一日之祥光異彩，其任職與否，絲毫無所影響，而陶鑄中華之潛勢力，正以是而不可限量。嗚呼！十八年來，殫逐國外，投荒萬里，儼然一無告之遺民，而一旦返國，遽行締造民國之初基，受臨時總統之任，前清內閣亦為所感動而反正，旋觀乾坤之德量，捨先生其誰任之！(未完)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十) 暨洋客



中華民國自
此昭垂永久，炳
耀萬國，皆由其
克己而忍，始終
不渝，汲汲為同

胞謀福利，絕不以一身之利害得失而有
所欣戚也。向也，余固切望其蔚成傳道
之健將，以救多數垂危之生靈，今見其
效忠上帝，服務祖國，解危縶於倒懸，
卜景運之日新，循是前進，合四百兆人
而共推擁，余心亦滋慰矣。」

另一有關 中山先生信教之文獻，
則為 中山先生寫給他的國文教師區鳳
輝先生的信。因為 中山先生在英倫的
時候，給清政府駐英外交人員設計誘騙

，墮入他們的陷阱，秘密關在清使館的
牢籠裏，打算乘夜細綁下船，送回中國
處理，假使這一陰謀成功，中山先
生的性命就斷送於清政府外交人員的手
上，其實，照當時情形來看，清政府外
交人員的陰謀是百分之百成功的，不過
，百密一疏，給與 中山先生一個絕無
僅有的漏洞，終於脫離他們的虎口，回
復自由。他給區鳳輝先生的信說：

「啓者：弟初誘擒於倫敦，牢於清
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細綁，垂夜下船
，私運出境，然已偵備，惟候機宜。初
，六七兩日內，無人知覺，弟在牢中，
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
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
心懺悔，懇切祈禱，一連六七日，日夜
不絕祈禱而已，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
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
自云祈禱有應，衆神施恩。二、三、四

中山先生在港入教

(十二)

整洋客



香港掌故

戶俱閉，嚴密非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傳遞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傳書，已爲所覺，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傳知之。防範更爲加密，而可爲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範偶疏，但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片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將此傳出與簡地利（康德黎）兩師。他等一聞此事，奮力異常，即報捕房，即

報外部，而初時尙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爲顛狂者。使館全推並無此事。他等初一二日，日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動別處，初報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爲傳揚，而全國震動。歐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日亦必揭傳其事，倫敦雖平該躁，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請即釋放，不然，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常報往來不絕。我數十斤肉，任被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憲，人謀不惑，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於無道殘暴而已。虞朝之名，從茲喪盡矣。弟現擬暫住數月，以交此地賢豪。弟遭此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復獲，皆天父之恩。致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此節完）